

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四輯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五十周年祭	杨东明	1
昆明的“五四”运动	杨青田	14
“五四”时期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	魏英白	30
云南青年努力会始末简述	卓 立	42
关于白族早期革命家张伯简同志的生平 和遗书三函		
悼念优秀的共产党员李鑫同志	马逸飞	67
云南党组织发展初期的有关情况	刘执之	75
二十年代的回忆及一九三〇年回滇经过	杨一波	77
关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云南地下党机要 交通的一些情况		
悼念赵琴仙同志	徐 克	100
李国柱烈士传略	浦光宗	121
回忆张经辰烈士	杨一波	139
吴澄烈士传略	浦光宗	145
杜涛烈士传记	马伯周	159

赵祚传烈士革命事迹的片断回忆	杨静珊	189
赵祚传烈士事略	李善微	196
回忆胞弟赵祚传烈士	赵贯一	207
秦美烈士事略	李桂珍	222
梁元斌烈士蒙难记	马逸飞	233
回忆聂耳生平	杨式谷	237
聂耳在北平	陆万美	256
云南回族人民的好儿子马登云	雷溅波	275
甘汝松烈士小传	甘汝棠	280

五十年祭

悼念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四同志

杨东明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云南早期地下党及共青团的创建人和领导人，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四同志，于一九三〇年秋、冬，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十二月卅一日，英勇就义于昆明西郊地台。

岁月不居，流光如矢，忽忽已五十周年。

缅怀先烈的光辉业绩，和他们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前程，努力不懈。他们无私无畏，肝胆照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对现今为“四化”建设，进行新的长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会有启示与鼓舞。因就个人的认识，与他们相处的印象、感受，写誌哀思。

一、王德三同志

王德三同志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出生在云南祥云县一个耕读之家（他家庭在解放后土改时评为中农。他父亲生前是乡村教师。）原名正麟、字懋庭，号德三。在家乡小

学毕业后，到昆明考入私立成德中学，开始接受新思想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划时代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王德三同志当年已在北京大学读预备班，次年转入本科。在首倡“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他直接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一九二三年和他的大哥王复生发起并组织旅京学生，成立《革新社》，出版《革新周刊》。王德三同志就在此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有说系1925年参加党。准确年、月、日待查）。此后另成立《新滇社》，出版《铁花》杂志。在党的领导下，作为团结旅京进步学生的外围组织。王德三同志，以“齐人”、“正零”的笔名写了许多文章。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旗帜下，热情的宣传马列主义。显露了他的精湛学识，卓越才华。

他与哥哥王复生在北大读书时，他的三弟懋馨，又去北京考上附中。乡居的家庭，无力负担他们的费用。他弟兄只好轮流休学，到陕西去当教员，以所得薪资，作求学之用。他们还把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种子散播到西北高原，扩大党的影响。

一九二五年他由北京调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去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编写了《帝国主义大纲》（云南省博物馆有收藏），《政治学概论》等文章作讲义。同时，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朱培德部）留守处政治主任。

一九二六年底，从广州又奉派回云南，在李鑫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云南地下党特委会基础上扩大成立省临工委。他任书记。他回云南后，在高等师范当《社会学》讲师的社会职业掩护下，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开展群众运动：首先是，协助他的大

哥王复生建立法政学校的国民党左派党部，与圆通派国民党右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云南地方军阀伙同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二八年初，成立“清共委员会”向共产党疯狂袭击。王德三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作为地下党的带头人，他并没有逃避，没有退缩，领导着党团员，领导着革命群众，迎着黑风恶浪，战斗，前进！开办党员训练班，主讲马列主义理论。动员云南农民协会，云南妇女解放协会，昆明市总工会，省学生联合会等。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群众集会，示威游行，汹涌澎湃。在全国革命形势开始逆转，暂时处于低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大肆搜捕，许多党团员和革命志士被捕下狱。梁元斌、赵琴仙、陈祖武、罗采等同志，在云南首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因为党内外，一德一心，团结战斗，党的组织未受到重大破坏。云南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却继续推向前进。

王德三同志在参加党中央“八·七”会议后，回来传达、贯彻。立即把党的工作，适应形势的要求，重新部署，转移到农村、矿山、铁路沿线上去。同年，他又去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回到云南后，立即召集党的代表会议，传达学习。

国民党反动派下令缉拿他，追捕他，搜查他住过的地方。他都机警的甩掉敌人。社会流传，说他懂得“辩证法”，拿不着他。他穿着粗布短衫，生活在群众之中，指挥若定。他还到开远、蒙自、个旧、文山、麻栗坡、陆良许多地方，亲切的与

同志们研究情况，筹划工作。写了《苗彝三字经》与李鑫等同志合写《走厂调》，启发兄弟民族阶级觉悟。通俗的宣传党的政策。《走厂调》像《孟姜女哭夫》一样的流传在工人中间，至今犹有老工人能背唱者。

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军事围剿”、“政治围剿”、“文化围剿”声中，在云南又出动宪、警、特务，搜捕共产党。有些被捕后，在狱中背叛革命，敌人利用他们的臭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造谣诬蔑，为虎作伥，进行反动宣传。有些被敌人收买豢养，充当特务，甘心做政治娼妓，在党内挑拨离间，腐蚀党的机体，效忠敌人，出卖自己的灵魂、破坏党的组织。

王德三同志当时有所觉察。他写了《歧途的羔羊》一文，分析形势，抨击敌人。但他估计不足，那些在反动统治阶级面前的“羔羊”，正是在革命人民面前最凶恶的豺狼。王德三同志冬初从昆明返家途中在安宁长坡地方遭逮捕后囚拘于五华山。

（当时伪省政府所在地。）他在狱中，分别写了给他父亲和当年反动执政者龙云的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胸怀坦白和不怕死的决心。

蒋介石接到了龙云邀功请赏的报告，电示他就地处决。国民党外强中干，心虚胆怯，不让他活着过“年关”。就在那年尾十二月三十一日，把他和张经辰、李国柱、吴澄在昆明西郊地台前枪杀了。行刑时，他高呼：“共产党万岁”！

二、张经辰同志

张经辰同志，于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冬出生于

云南盐兴县兰井一个中医家里。这位老医生，生了三子五女，经辰行四。他幼年聪慧好学，博得父母的欢心。小学毕业后，供给他到昆明读书，考入省立第一中学。适值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新思想的熏陶，投身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毕业后，他立志升学，得其叔父之助，一九二三年去上海、南京、补习功课。次年转道北上，考入北京大学。那时，北大的革命气氛，非常浓重。云南旅京的进步青年，时相过从，互相切磋。杨兰春（即杨青田）、王懋庭（即王德三）又系同乡同学。给予教育帮助，提高他的政治思想觉悟。初，介绍他参加“新滇社”，他就把学术上的研究所得，在该社编辑出版的《铁花》杂志上发表。一九二五年，他被中国共产党批准接收入党。他一面读书，一面做党的青年工作。在政治活动中，他不仅在校内，而且在校外，也常常显露头角，成为积极分子。

一九二七年，党中央派张经辰同志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先在东方大学学习后因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李国柱同志在一起，志同道合，朝夕相处。思想、学业、都有很大提高。他曾把在苏联学习的英文版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带回家乡，引起家里的极大震动。惊喜交集，把它作为珍宝，密藏地下，多年不敢泄露给人听闻（解放后已交省博物馆收藏。）

一九二九年，张经辰由莫斯科学习回国。不久，党又派他回云南，参加地下党省委的领导。当时，云南地方军阀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已因胡若愚、张汝骥所率部队的逃亡失败，告一段落。龙云统治云南的地位已经确立。蒋介石与龙云互相利

用，互相依靠，狼狈为奸。所以，龙云除了任反动政府的省主席之外，蒋介石又对他加官晋爵，提升他为滇黔绥靖公署主任。还派李宗黄衔命回滇，封他为十九路军军事长官。改组国民党省党部，擢拔他为主任委员。派曾三省、裴存藩、陈秀山、陈玉科这些国民党的特务、党棍、政客，来作龙云的助手。龙云及其反动伙伴们，在“清共”中，搜捕入狱，执枪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立下功劳。此时，为了全面对共产党的全国“围剿”与“肃清”，又猖狂肆虐，掀起白色恐怖。

云南地下党领导人李鑫、赵祚传、杜涛、刘平楷等，拘囚、屠杀，都在当年（一九二九）前后被害就义。还有数十人，先后系狱。“七·一”火药爆炸事件之后，蒋介石派遣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柏苓来昆助阵。杀气腾腾，刀枪林立。在9月2日把田定邦、李凤友、秦美、甘汝松等八同志，绑赴刑场。国民党在镇压革命的时刻，而朱晓光等叛变革命，诬蔑共产党内有大党员小党员，在反动报刊上叫嚣狂吠，为敌人张目。陈家銑、姜奇川，王少猷等，已钻进党的领导核心，作为鹰犬、坐探。了解党的内情。王德三等负责同志，不仅不能露面，而且不适宜在昆明居留。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他国外学习回云南后不太暴露的原因，决定由他在昆明坚持领导地下工作。张经辰同志，面临困难的处境和神圣的使命，毅然肩负重任，并无难色而稍推卸。他以党的地下刊物《斗争》作为舆论工具，开展宣传鼓动。他写文章，编刊物，日夜辛勤，不遗余力。据他哥哥张伟辰回忆说：“初次见他，穿着长衫；再次见他，穿的又是短服；再隔几天，又见他面蓄黑须，俨然又是老翁”。

那时候，他常在金汁河畔，八大河旁，双龙桥上，“云大”操场……与同志接头，商谈工作。张经辰同志，不怕强暴，履险如夷，表现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一九三〇年春夏之交，他还到陆良县城、三岔河、马街子，去听取同志们的工作汇报，然后共同分析情况，计划工作。对武装斗争，作了部署安排，预作准备。后虽由于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当地领导，对“暴动是艺术”认识不清，匆忙行动，以致失利。这次陆良暴动事件，打草惊蛇，也影响当地工作困难开展，原有同志站不住脚。省里得报曾去视察，中途听到变化又只好奔回。出于张经辰同志始料所不及。

是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张经辰同志到昆明市小东门城脚竹园巷同志处去碰头。在散会的途中，他就被伴他同行的叛徒王少猷伙同特务拘捕了。送到五华山西后门去囚禁审讯。月余之后又转送到伪市府去受所谓“军法会审”。后转送“模范监狱”关押。

在狱期间，他的母亲及三哥，曾以三十元的贿赂，得监狱典狱长许可去接见了他。母子相见，泪眼相对。他说：“身入虎口，心如铁石，稳如泰山，望勿以我为念”。其坚定自若，大义凛然，溢于言表。他在狱中，写了七篇贡川纸，长达数千言的遗书，表白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誓死不移。

十二月三十一日，伪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下令派军警武装到狱中，骗他“提案”，押送五华山开武亭前，宣布“罪状”后，与王德三、李国柱、吴澄同志一同枪杀在西郊地台！高呼“共产党万岁”而就义。

三、李国柱同志

李国柱同志，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生于云南巧家县城一个手工业家庭里。他的父亲靠扯挂面谋生，过着贫困的日子。为了钟爱他的儿子，希望长大成材，有个好前程。供他在县里小学读书。李国柱同志，因赋性聪颖，勤奋学习，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毕业后，他父母同意让他远道跋涉，来昆升学，考入省立第一中学校。那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教育，思想眼界，比他的家乡更觉开阔。只是他读书的生活费用，家里无力供给。由于他的成绩优良，教师们都喜欢他，有培养前途，就把他介绍在学校里，刻写各科油印讲义。按篇幅字数多少，计算工薪。因而，他得以“半工半读”继续学业。毕业后，学校正式录用他为图书馆管理员。他在工余之暇，仍努力不倦，并约同同学，组织“读书会”，共同研究学术，时事。不久，又扩大范围，在校际之间，发起组织“青年努力会”，互相砥砺，团结进步。

一九二五年，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压迫工人，工人为了维护自身生存权利，进而罢工抵抗。英、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勾结，残酷镇压，爆发了有名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致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高潮。在云南昆明学生首先起而响应，举行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李国柱同志等所领导的“青年努力会”在运动中起了积极中坚的作用。随之，又团结各界革命群众，成立“五卅后援会”，浩浩荡荡的开展了运动。此

时，张永和同志奉派回云南联系指导工作。与李国柱同志接触频繁。因而介绍他参加“共青团”，成为“共青团”的成员。并开始在云南建立共青团的组织。一九二六年，李国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学校中倡导出版“滇潮”作为舆论宣传阵地。同年，李鑫同志由广州回云南筹建中共云南省地下党领导机构。李国柱同志，率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军和助手，起了应有的积极贡献。为准备工作，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培养干部，先后派了许多同志到苏联去学习。李国柱因在云南被反动政府通缉，中央就派他去苏联参加学习。在学习期间，张经辰藉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的机会，李国柱就常与他朝夕相处，友谊深切。

一九二八年，李国柱先期回国，仍回云南任云南共青团省委书记。他虽在社会上，不能公开露面，但他的工作更广泛而深入了。很多文件的刻印，他仔细地教给同志一些工作技术，或是自己亲自包裹散发。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很赞佩他的刻苦精神。在云南地方军阀争权夺利、互相火并，在昆明使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七、一一”火药爆发事件中，他领导、动员共青团和互济会的青年同志，揭发反动军阀的罪恶，组织群众起来斗争，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遗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一九三〇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白色恐怖。局势很紧张，许多党团员先后被捕。五华山、伪市府、伪宪兵司令部等拘留所已关满了人。罗镜波、彭祖枯等，早已叛变革命当了国民党的特务鹰犬。李国柱同志，仍在昆坚持共青团的领导工作，无所畏惧。当年秋末，他和爱人吴澄同志以及搞共青团的

李希白同志，由蒙自来昆汇报工作的武焕章同志，在相距不几天之内都被捕入狱。他与几个同志先关在五华山，后送“模范监狱”。在伪市府受过“军法会审”，受过酷刑，他坚定的不吐露任何组织情况。严守党的纪律。解送模范监之后，他曾向反动当局严正的要求退回被捕时搜去的财物。而得到的答复是：已赏有功人员，不予退还。他很愤怒，但每天仅吃狱中发给的不足以裹腹的牢饭度日。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后，李国柱同志，吴澄同志，和张经辰同志，被骗为“提案”受审，没有想到五华山开武亭宣判“罪状”之后，武装军警，便押解他们到西郊地台。他们夫妻俩和王德三，张经辰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声中，敌人的枪弹，就向他们背后射击，他们就一齐倒在血泊之中，染红了荒地。

四、吴澄同志

吴澄同志是昆明书法家吴锡忠的大女儿。她的父亲是当时财政厅的一个职员。以书法驰名，常有人去请他书写匾额楹联。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据她同班同学推算。）生她于昆明市桃源街。吴澄同志在省立昆明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当时社会上有重男轻女的风气，她经过一番奋斗，得到父亲同意，升入女师六班，继续学业。她在女师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她受了新思潮的启发，就喜欢组织同学，开展文艺活动，演出过“孔雀东南飞”等话剧。

一九二五年，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兴起，她在校中响应“后援会”的号召，领导同学罢课。同年，共青团云南地

下组织建立，首批吸收她参加共青团。之后，她更积极活跃地投身革命。在女青年中，倡导成立“青年励进会”作为团结进步女青年的组织。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宣传。启发教育群众，提高思想政治觉悟。那时，昆明市各界革命群众，各校师生，为抵制日货，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集队捣毁日本在昆设立的“保田洋行”、“府上洋行”的行动中，吴澄同志，赵琴仙同志，就是女同学的领队，女同志的带头人。

一九二六年，吴澄同志，由组织派往广州政治训练班学习，并由共青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年底回滇，协助由广州派回云南的李鑫同志建立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李鑫同志任书记，吴澄同志被推选为特委会成员之一。

当时，统治云南的，是封建军阀唐继尧。他残酷地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穷兵黩武，连年内战，他却过着三妻四妾的荒淫糜烂私生活。纵容其部属贪婪好货，欺凌蹂躏老百姓。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还以“东大陆主人”自居，以“国家主义”，“联省自治”作旗号，野心勃勃，不可一世。云南人民，却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云南地下党建立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倒唐”。为了“倒唐”，吴澄同志在唐继尧部属家属中做统战工作，扩大军阀内部的矛盾，使其联合“倒唐”。因而，产生了龙云、张汝骥、胡若愚、李显廷等部发动“二·六政变”，终于迫使唐继尧下台。

一九二七年，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动员昆明各界妇女，举行“庆祝三·八节”集会。提出“开放女禁”，“男女平等”口号，并游行示威。恰逢唐继尧被迫下台后，坐轿过街，到伪省政府去就“总裁”新职。群众见此情景，在愤怒的激情汹涌

之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当晚唐继尧派出便衣特务数十人，手持棍棒，到省教育会礼堂，把庆祝晚会的电线切断，冲击会场，破坏捣乱。第二天，反动的《西南日报》，又刊新闻，助桀为虐，标题是“灯熄裙破哭三八”。对革命妇女，肆意造谣诬蔑。吴澄同志，赵琴仙同志，率领群众，集队到小西门正街，把《西南日报》捣毁，迫其关闭。吴澄同志，在一连串的群众革命活动中，表现她威武不屈的战斗精神，因而声誉大振。

蒋介石在“四·一二”叛变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大规模的镇压、屠杀革命志士。云南反动统治者龙云，也随声附和。搞“清共”运动的时候，吴澄同志，迫而离开昆明，没有被“缉拿归案”。反动当局大失所望，恼羞成怒，把她的父亲吴锡忠抓去下狱，要他交出吴澄来。虽几经拷问，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达到他们的无理要求。

赵琴仙、陈祖武同志遇难，英勇就义之后，吴澄同志曾以地下省委的名义，代拟悼词，号召地下党团员向他们学习，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一九二八年秋，李国柱由苏联学习归来，吴澄同志与他久别重逢，个人相爱，分外亲昵。情投意合，他们俩，在一九二九年春，开始同居，过夫妻幸福生活。

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大围剿”，“大逮捕”的时候，吴澄同志与李国柱同志，仍然在昆明坚持工作，毫无畏惧。叛徒们一个个经不住严峻的考验，卖身投靠，甘心做敌人的鹰犬、特务，效忠于敌人。千方百计，钉梢侦察，监视其行动。到了同年秋，与李国柱一同被捕。但与李国柱隔离，不

得暗面交谈。经过刑讯，吴澄同志，威武不屈。十二月三十一日，她与李国柱、王德三、张经辰，由军警押解到五华山开武亭前宣判后又被押解到西郊，被敌人枪杀。他们“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在空中回荡，他们的鲜血，流在地台荒丘之上。

五、他们无所愧怒

王德三、张经辰、李国柱、吴澄四同志的生平事业，上面略述其梗概。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不愧为云南地下党，共青团早期的好领导。他们风华正茂之年，正是党和人民的珍贵财富。不幸，被无耻叛徒所出卖，被残暴的敌人所枪杀。为无产阶级绚丽伟大的事业，壮烈牺牲了。他们倒在“地台”，血染荒丘，久久亲人不敢去收殓埋葬。他们就义之后。王德三同志的老父失去爱子，哀伤病逝。狱中出生的孩子，随母亲为衣食奔走，在寻甸被疯狗咬死。大哥王复生，为了抗战，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屠杀于哈尔滨。三弟也因为革命操劳，病死于陕西。张经辰同志，有个妹妹，在反动统治时期被人歧视，未曾婚配。一个女孩，不及五岁，一个女孩，还是遗腹子。李国柱同志，吴澄同志长期抱病，为党工作。生活条件很差，没有子女，身后凋零。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其家属后裔，得到安抚照顾，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努力工作。他们的墓地，迁移到黑龙潭后山，集中保护。虽与其相邻的官僚地主李氏墓地，石标矗立，建筑巍峨，不大对称。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稿

昆明的“五四运动”

杨 青 田

一、五四运动前云南青年 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

据我的估计，总的情况是：对外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至“五四”前夕，反帝的目标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在当时知识青年中几乎完全一致，只有少数例外。对内厌恶军人专政、军阀混战。大多数人——不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地主阶级的青年学生，或者是有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向往着西方文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要求实现民主。他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共和政府”日益不满，滋长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以至民族解放，对内进一步实行民主革命等。他们希望摆脱列强所强加于中国的枷锁，获得独立自由（当时还没有传来帝国主义这个名词）。

当时的中学生的年龄和现在的大学生的年龄差不多，多半在辛亥以后从小学升到中学的，中小学历史、地理课本中都在宣传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十年来的国耻，教室的墙上挂着用红、绿线标出的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地图，激发了学生们对